

在所謂的學術裡 「人」到底被給予什麼空間存活？

顧瑜君

敬文前輩探詢著如何在行動研究中或者說在學術範疇中找回「人」，虹飛關注著這個必須存在於行動中的人是否「健全」，原本以為只要閱讀回應，然後大嘆一口氣說：我同意，兩位說得真好，就沒事了！沒搞清楚狀況的我才弄懂自己要寫回應的回應文。關於寫回應文這件事，讓我苦惱，只能用一種感覺來描述：啊哈，學術界怎麼有這麼多的繁文縟節。原始的文章中談到了身體的疲累，因而引發一些討論，而過去三個星期身體的各種症狀陸續發作，已經很久都沒有如此嚴重病厭厭的苦惱，先是失去聲音無法講話，然後是躺在家裡吐到不行，且非常慘重，身體狀況起伏很大，時好時壞，西醫說兩個星期內，我可能因為花蓮、屏東、台北四處遊走、出入公共場所，前後感染不同種類新型態病毒（言下之意，我也成為使流行感冒在台灣流行的重要流動來源），需用強效抗生素再搭配一些類固醇，一大包藥吃下去弄我頭暈腦漲神智不清，中醫堅持是腸胃嚴重受寒，是痼疾老毛病，我的罩門腸胃太糟，這次明顯是因為旅途勞累、天候變化而復發，絕對不是新病，除了休息調養，並無什麼好藥可醫…，總之，身體抗議、不跟你期望的工作進度配合，稿件、課程、各種行程都必須配合身體的狀況停滯延後，身體的無法配合也讓腦子運轉失靈，更嚮往期待虹飛文末描述夏林清擁有的那一付可以讓心燈長明不滅好燈罩。於是一個身體不健全的「人」如何被找尋回到定位成為回應的主軸。

言歸回應文的回應，首先是匿名審查，弄了半天，都是多年老友，勞煩他們要裝得神秘兮兮寫評論意見，我也得按住好奇去探索到底是誰給我這些意見，虹飛的忍不住承認，才讓我好奇止住，原來審查跟躲貓貓原理有點接近，原本以為這會是無解題，偏偏這個不按牌裡出牌的虹飛現身，試問自己，如果是做了審查人，我會公開自己嗎？答案是不肯定的。再問，虹飛跟我這樣的關係作為審查，牽涉公正或客觀的準則嗎？（會不會有人說這樣的審查其實是「護航的」，換了審查人還會通過刊登嗎？）答案又是不肯定的。然後一堆不肯定跟著出現，但「坦白」這個舉動讓我必須跟進，不知道跟因為虹飛他們去了大陸是否帶回「坦白從寬」的「祖/異國」文化有關。

回顧自己那篇〈課程與實踐模式：批判取向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原始稿件，與現在當下自己的工作現場約有五年多的距離了（老天，如果當時生了一個小孩，都快上小學了），現在的行動現場似乎已經很遙遠，回應人認真的對著五年多前的我、我的行動或者說被有限的文字紀錄下的部分，提出精闢的提出想法與見解，而



目前我的身心狀態卻跟那些文本如此遙遠，如何能與回應文搭上線，又有一段落差，不回應似乎辜負兩位認真的老友，回應又該如何言之有物、有現實感成為沈重負擔（在拖稿的過程中，我也知道我可以「選擇」不回應，可我真的能選嗎？），目前充滿在我眼前關注的是各項正在急迫進行課程計畫的進展，幾個團隊老師面臨的狀況，新的工作一一浮現，很多需要去做的事情都欠缺時間去完成，但我必須拉回自己去看待與處理一個陳年的過往，時差感強烈產生對焦的困難，排除身體的虛弱導致無力感，我該如何回應這個處境，似乎有點被卡住了。

敬文老哥借題發揮希望把「人」找回行動研究中，我除了點頭如搗蒜的同意外，在掙扎著把自己拼湊成個人形、並設法把此稿償還清的當兒，助教來電告知大學評鑑資料中，因為本人在「擔任學術期刊審查」項目的資料明顯的「偏低」，詢問我「是否要」補齊過去三年我審查過期刊的名稱（因為我的資料跟其他教授放在一起看時，很不平均的感覺。當初要提報時，我認為學術審查都是匿名工作，不該這樣被拿出來統計，執意沒繳出去，當我再次被詢問是否要補繳時，面臨的抉擇是不同的處境，虹飛使審查變成不匿名了！助教應該是不會主動作這個動作的，指令是誰下的，就不得而知了，助教要硬著頭皮來詢問我這種偏差行為教授的無奈，我是瞭解的，而助教問：「是否要」的主因是，除了這一項，其他項目我也以零做了回答）。不過關於審查與否，要誠實的說：我真的不記得了。善心的助教要我努力想想，於是當我用不管用的腦子努力搜尋過去的短暫記憶時，反而搜尋出的是我常婉拒邀請審查工作的對話，抱歉了又抱歉的推辭說請找別人，甚至把學術同業順便出賣一番說：你可以去找某大學的XXX、某師院的YYY，他們更適合啦（但一定會加強口氣說：不要說是我推薦的喔），有時候對方會搬出「大老級的同業」作為說服，有時是因為曾欠下研究生口試委員人情債的編輯一通電話下，往往在迫於人情無奈下同意審查了，我笑說：如果當初知道這些可以算做業績，還可以賺審查費，可能就不會拒絕了喔！然後，還是填了「零」作為業績繳交。再回到自己的回應文，認真的問自己「人」要拿來做什麼？忽然間詭異的局面更為詭異。在大學裡任教、做研究，「人」到底被給予什麼空間存活？人怎麼換算成分數或點數才讓我覺得舒坦？我可以「選擇」對大學評鑑說不，但我有多久可以堅持？在學術的世界中，我又有多少空間可以選擇？目前可以被評鑑積點計算的有多少是因為「人情」或無法推辭所累積的？而我真心想關注與投入的「學術」，剩下多少空間可以存活？或者可以活嗎？靠抗生素？還是靠長期調養？

這與敬文老哥的「思考遊戲規則」與「學術論文審查規則」應該有關吧，他說得明白：「舊制仍屹立不搖」。通過審查是處於學術界身不由己的一關。最近參加的另一個研討會，經過摘要審查、全文審查兩個正式審查關卡後，「獲得」發表機會，發表完後，收到主辦單位「調查表」要我們「選擇」關於研討會後續論文集出版事宜。我們被告知因為「研討會所剩之經費不敷支付一版之印刷費用，需由投稿人認

購 10 冊」。請問投稿人要選：1.願意認購十冊，並繼續參與出版審查（付費不等於通過審查，也不等於會刊登，只是獲得被審查權），或 2.無法認購，視同放棄送審。這是我在台灣學術界遇到的第一次關於審查付費的經驗，面對這個「選擇」真是大姑娘上花轎，有點害羞、錯愕與茫然。調查表填不下去，我必須臉紅的坦承，自己主要是為了省錢，傾向選擇不參加（也必須坦白心裡有點嬌/驕氣認為不給稿費或不送作者幾本樣書，已經很虧待啦，怎麼還跟我要錢啊？）。關於價值觀的辯論，缺乏力氣與動機，當然，在花蓮待久了的我，也會擔心自己的想法很落伍、很土，跟不上時代先驅，同時也會「以小人之心度教育部之腹」，不知道這種審查將來在大學評鑑到底會不會算分記點…我與主辦單位聯繫瞭解狀況，後發現選擇願意參加的人數已經超過一本研討會後續出版可以容納的人數，看來如我一般茫然與疑惑者似乎不多，且主辦單位認為使用者付費等責任與義務等觀點，以及一些預備要展開的新嘗試：刊登審查意見與作者對話…等希望開創學術新氣象的努力與想法（不知道這跟現在我寫回應文是否同一回事，看起來有點像，但至少很慶幸《應用心理研究》沒跟我收錢或問我是否已是訂戶，還容忍拖稿），一時間我實在也無法細細去釐清其中的異同，只能謝謝那個主辦單位願意如此詳細解釋給我這個不起眼的、擺明了捨不得花錢、愛亂抱怨的投稿者聽。

匿名審查、寫回應給回應文、各種論文篇數、審查記點次數、審查付費這些學術的繁文縟節到底算不算「一國」的，也在我充滿了抗生素的腦子裡一片混亂。在所謂的學術裡，「人」到底被給予什麼空間存活？在一個正在生病者的世界裡，看到了有些支離破碎的樣貌，而那些因為生病延誤的工作排隊在那裡召喚我，助理和研究生的電話來催個不停，我卻整日黏在電腦螢幕與鍵盤前寫回應五年前自己行動紀錄的文章，還生怕自己打錯太多字，貽笑大方。關於行動的實踐，與該怎麼實踐，我只能說如果還可以是個人（不是病人），只能再走下去，或許等我把這幾年自己行動的轉型再次整理出來，再來檢視「人」是否比較有形貌了，但那時候的學術氛圍到底給人什麼樣的生存空間，我仍很不確定，到時候的投稿後，還是找老友審查才可以順利獲得刊登、不用預先繳費、成為訂戶或預購幾冊嗎？誰可以肯定的回答呢？（2004 年 12 月 9 日收件，作者為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兼師資培訓中心主任；〈課程與實踐模式：批判取向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一文作者）